

The Strange Death of World War II's
Most Audacious General

KILLING PATTON

BILL O'REILLY & MARTIN DUGARD

刺杀巴顿

[美] 比尔·奥莱利 马丁·杜加尔德 著 [美] 邵杜罔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KILLING PATTON:

BILL O'REILLY
& MARTIN DUGARD

刺杀巴顿

The Strange Death of World War II's Most Audacious General

[美] 比尔·奥莱利 马丁·杜加尔德 著

[美] 邵杜岡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杀巴顿 / (美) 奥莱利, (美) 杜加尔德著; (美) 邵杜罔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2

书名原文: Killing Patton

ISBN 978-7-5699-0807-7

I. ①刺… II. ①奥… ②杜… ③邵… III. ①巴顿, G.S. (1885 ~ 1945) — 传记
IV. ①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8974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字: 01-2015-2468

KILLING PATTON: The Strange Death of World War II's Most Audacious General by Bill O'Reilly and Martin Dugard
Copyright© 2014 by Bill O'Reilly and Martin Dug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Beijing Times-Chines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New York.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刺杀巴顿

著 者 | [美] 比尔·奥莱利 [美] 马丁·杜加尔德

译 者 | [美] 邵杜罔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胡俊生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孙 开

装帧设计 | 宋 氓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07-7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由比尔·奥莱利和马丁·杜加尔德
撰写的还有

《刺杀林肯》

《刺杀肯尼迪》

《刺杀耶稣》

致我的父亲威廉·奥莱利，
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海军军官为他的国家服务。
并致我的祖父约翰·奥莱利，
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但我们将只能通过战斗，通过向德国人展示我们比他们更有胆量，并永远比他们更有胆量来赢得这场战争。

——小乔治·巴顿将军

1944年6月5日



巴顿

目 录

序 幕	001	第十七章	192
第一章	006	第十八章	198
第二章	025	第十九章	206
第三章	037	第二十章	211
第四章	048	第二十一章	222
第五章	055	第二十二章	235
第六章	067	第二十三章	240
第七章	073	第二十四章	252
第八章	094	第二十五章	260
第九章	115	第二十六章	265
第十章	121	第二十七章	270
第十一章	129	第二十八章	279
第十二章	136	后 记	282
第十三章	148	后序故事	287
第十四章	158	附 记	296
第十五章	173	资料来源	301
第十六章	177	致 谢	305

序 幕

110号病房

美国陆军130医院

海德堡，德国

1945年12月21日

下午5点

这名还能活上45分钟的男士已经无法保护自己了。

乔治·巴顿将军不怕任何人。但现在，他直挺挺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由于12天前遭遇的车祸，他的上半身被紧紧地包裹在石膏里。110号病房以前是置放工具的柜房，面积只有14×16米。没有任何装饰，墙上没有画，也没有精致的摆设，只是一张窄窄的病床，四面白色的墙壁和一扇高窗。特地为巴顿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准备了一张椅子。她从在波士顿的家出发，经历了一个充满焦虑的长时间的飞越北大西洋的航程来到他的床边。她现在坐在那里，钩针默默地来回移动着，每隔几分钟抬起眼睛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已经苏醒。

巴顿喜欢精致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战场指挥部总是设在豪宅、宫殿、城堡或五星级酒店里。然而他现在作为四星上将唯一的奢侈就是不与其他病人分享同一间病房。

被他的士兵视为“血气方刚”的这位60岁的传奇人物，是一位既受人尊敬又让人害怕的人。他有许多敌人。因此，有必要直接在他的病房门外，在通往医院大厅的长长的走廊一端，在医院的每个入口及出口设置头戴白色头盔的武装卫兵。因他们的头盔而得来的绰号，这些“雪莲花”们保护着巴顿不受一大

群突然出现在这个安静的前骑兵兵营的美国记者们的干扰。这些记者不去报道正在纽伦堡进行的战犯审判，而来到这里撰写关于巴顿的车祸和预期的康复。源于军队在每天下午6点发布的有关他的病情信息，美联社4天前报道说巴顿将军“像着过火的房子那样正在好起来”。这篇报道还说，巴顿从床上坐起来，“正以让人联想起他的战时攻势的速度”摆脱他的伤势。

但实际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乔治·巴顿将军自颈部以下已完全瘫痪。他的座车与军队的一辆坐满了醉酒兜风士兵的卡车相撞，造成了他的脊椎骨脱位。巴顿的第三颈椎被震碎，严重地挫伤了他的脊髓。好消息是，他已经恢复了一些四肢运动；坏消息是，医生认为他极不可能再次行走。

记者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探寻巴顿的隐私，想亲眼看看他那惊人的康复。有些人打扮成护士或护理员，试图潜入110号病房。其他人则以好时巧克力和尼龙收买医院工作人员。然而，多亏那些卫兵，所有这些企图都失败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曾经写过巴顿明显康复报道的美联社记者理查德·奥里根假装成病人，讨好护士以进行采访。历尽千辛万苦，奥里根最终向全世界报道说医生允许巴顿每天晚上就着晚餐尝一口威士忌。

不过记者只是巴顿后顾之忧中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莫斯科、柏林、伦敦，甚至在华盛顿特区树立了许多位居高职的敌人。巴顿决心道出真相的激情，使得很多有权势的人不仅在战争期间蠕蠕而动，即便到了战后依然如此。最近，他又在正式场合称赞他的前德国敌人的军队素质，同时还批评苏联更像是一个对手，而不是美国的盟友。有人得出结论，巴顿是世界和平的一个障碍。而对任何敌人而言，现在的巴顿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是一个极易受到攻击的目标。

一年前的这一天，巴顿正在指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战斗，带领他心爱的第三军快速通过法国，救援被牵制在比利时巴士东交叉路口的美国军队。德国军队一直视巴顿为盟军中最杰出的将军。但后来声名远扬的突出部战役，却使他在世界各地成了传奇人物。

现在，这位坐在一辆经过特殊改装，配备了5.0口径机枪、警报器，以及两个气声喇叭以宣布他的到来的道奇WC57指挥车里，在第一线大摇大摆，无所

畏惧巡回的叛逆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星期五的傍晚降临到海德堡时，乔治·巴顿的脉搏微弱，发着高烧，时睡时醒。他中午喝了牛奶冲鸡蛋，对情况感到乐观，但在他最终睡着之前，他的体能已经下降。昨天开始，肺里的血块使他的脸色发紫，有人担心再来一个栓塞可能立即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呼吸困难。

这场交通事故是残忍的。缝针和淤伤布满了巴顿的脑袋，从他的鼻梁一直到他的头顶，可以明显看到医生将Y形瓣皮肤缝合在他的头上。他的脸消瘦憔悴，颧骨上开了几个洞，医生要在他的脸上插入钢的鱼钩来牵引他的头。将军具有很高的痛阈值，所以他能微笑着忍受痛苦，讲几句他惯常的蓝色幽默。他和护士开玩笑，护士们觉得他“可爱”。尽管在过去数天里，他的状况出现了突然和意外的恶化，将军仍期待着飞到波士顿的比佛利总医院以得到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比阿特丽斯昼夜待在他的旁边，给他读书，在他呼吸困难时找医生来。尽管她在走廊的另一头有一个她自己的小房间，但她很少待在那里。这位前名媛是一个长相平平，但个性极有魅力的女人。她在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仅仅一年后就和他结了婚。在历时35年的婚姻里，比阿特丽斯为了她心爱的“乔治”克服了军旅生活的诸多磨难，她对她的爱和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

巴顿突然醒来。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来回张望，寻找着比阿特丽斯的身影。她就在旁边。

“你没事吧，乔治？”比阿特丽斯问道。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充满激情，是一位无畏的骑手和功成名就的水手。

巴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妻子。她是他真正爱过的唯一女人，他的三个孩子的母亲。比阿特丽斯前倾着拍了拍丈夫的手。

巴顿说道：“天这么黑，太晚了。”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又睡过去了。

比阿特丽斯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医院。她想着尽快吃完晚饭，能赶回到丈夫的床边。她不知道那是她丈夫最后的遗言。

傍晚6点，比阿特丽斯接到了紧急通知，要她立即回到110号病房。但她到得太晚了。

这位曾让纳粹德国最为恐惧的将军，这位前奥运会五项全能运动员，这

位曾横跨整个墨西哥沙漠平原追杀著名的潘乔·维拉的骑兵军官，这位公开宣称希望有一天被“最后一次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斗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的战士，已经死了。

军队的官方报告称，乔治·巴顿将军于“1945年12月21日17点45分去世”。由于他躺着不动12天所引起的肺栓塞，削弱了他的心脏机能。在陆军副官长的报告中所列出的官方死亡原因是“横向第四段颈椎外伤性脊髓炎，肺梗死，急性心肌衰竭”。

没有进行尸检，他的尸体被立即送往曾经是一个马厩的医院地下室，专属他个人的四星旗帜覆盖在他的尸体上。应比阿特丽斯的要求，巴顿被安葬在卢森堡汉姆的美军公墓，邻近他取得最大战场胜利的地方。多年以后，当比阿特丽斯从马上摔下来死亡后，她被拒绝安葬在她丈夫的旁边。她的孩子们偷偷地把她的骨灰带到欧洲，洒在乔治·巴顿将军坟墓的顶上。

那座坟墓可能隐藏着更为深邃的秘密。

事实上，有些人不相信巴顿是死于意外事故。他已经经历了好几次“意外”而活了下来，包括1945年4月他的座机差一点被英国喷火战斗机击落，而巴顿没有受伤几乎是一个奇迹。

但1945年12月9日造成巴顿瘫痪的汽车相撞事故，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撞上将军巡视汽车的两吨半吉姆西军用卡车，突然莫名其妙地从对面车道转而撞向巴顿，仿佛是故意试图伤害将军。驾驶卡车的男子和他的两名乘客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消失了。之后没有对此次事故提出过刑事指控，也没有任何追查责任的记录。

此外，无论是官方的事故报告或是一些关键证人之后不久都不见踪影了。而最为突出的不祥之兆是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在1979年10月承认，他曾计划并参与了暗杀乔治·巴顿将军。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却被广为忽视了的说法。

因此，这个曾经在欧洲和非洲战场上看到过那么多死亡的人正式地以最像一个普通行人的方式死了。

官方的正式宣告。

美国第三军配置图（1944年10月）

LT. GENERAL GEORGE S. PATTON JR.

XII CORPS

MAJ. GEN. MANTON EDDY

26th Division

MAJ. GEN. WILLARD PAUL

101 Infantry Regiment

104 IR

328 IR

35th Division

MAJ. GEN. PAUL BAADE

134 IR

137 IR

320 IR

80th Division

MAJ. GEN. HORACE MCBRIDE

317 IR

318 IR

319 IR

4th Armored Division

MAJ. GEN. JOHN WOOD

8 Tank Battalion

35 TB

37 TB

10 Armored Infantry Battalion

51 AIB

53 AIB

6th Armored Division

MAJ. GEN. ROBERT GROW

15 TB

68 TB

69 TB

9 AIB

44 AIB

50 AIB

XX CORPS

MAJ. GEN. WALTON WALKER

5th Infantry Division

MAJ. GEN. LEROY IRVIN

2 Infantry Regiment

10 IR

11 IR

90th Division

MAJ. GEN. RAYMOND MCCLAIN

357 IR

358 IR

359 IR

95th Division

MAJ. GEN. HARRY TWADDLE

377 IR

378 IR

379 IR

10th Armored Division

MAJ. GEN. WILLIAM MORRIS

3 Tank Battalion

11 TB

21 TB

21 Armored Infantry Battalion

54 AIB

61 AIB

第一章

梅斯附近的小山，法国

1944年10月3日

下午12点02分

一等兵罗伯特·W. 霍姆伦德有些害怕。他觉得他的生命可能会在21岁时终止。美国军队的攻击才开始了短短两分钟，但这两分钟让人感觉就像20分钟一样。一等兵是第三军第五步兵师第十一步兵团B连队的爆破专家。霍姆伦德原是美国中部的一名学生，他是在离开了职业学校后而参加战争的。他的指挥官是盟国一方最凶猛的将军乔治·S. 巴顿。但和巴顿安全地待在离前线25英里的指挥部里指挥着他的大军不同，霍姆伦德和B连队的人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正向着德国人重兵防守的锥堡冲去。

德国人的机枪子弹以两倍音速的速度呼啸着擦过霍姆伦德的头盔。人头和身躯的碎片散落在他的周围。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美国大炮在轰鸣，施放着掩护的火力。树林里充满了炮火，雨水和无烟火药的刺鼻的气味。地面上是泥浆和湿叶铺就的一层厚厚的地毯。荆棘藤蔓不时从这里或那里冒出来勾住他的制服，绊倒他的脚。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霍姆伦德背着一个装满TNT的挎包式炸药包。手榴弹吊在他的子弹带上，就像藤蔓上的葡萄。而在他的怀里，霍姆伦德像搂着一个婴儿那样搂着他的十五磅重、四英尺长的勃朗宁自动步枪，而不是提着枪体上的木把。只是这个“婴儿”是一部杀人机器，它每分钟可以发射650发三英尺长的子弹。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尽管有那样的火力，霍姆伦德像在这个致命的森林

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感到害怕。

但现在已没有时间去放任自己的恐惧了，没有时间想家或疑神疑鬼了。锥堡离自己就400码远。关于锥堡的所有事情都仍是一个谜，它的150毫米榴弹炮的位置，它地下深处的隧道迷宫，以及隐蔽在隧道里吃饭、睡觉、祈祷、清洗步枪、策划战斗的德国军队。他们会突然从秘密洞口伸出头来大开杀戒。

巴顿下令要B连队进入锥堡内部。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爬到隐蔽在土堆底下的锥堡顶部。从那里，或许能找到一个门洞或其他隐藏的开口，让B连队从上而下进入隧道，发起攻击。

B连队是一个双管齐下攻击计划的一部分。在锥堡的另一面，E连队的人也在进攻。但他们在进攻时高度警觉，因为锥堡已经血洗过他们一次了。

这发生在6天前。那天天空晴朗。早上，P-47战斗轰炸机低飞尖叫着开始了攻击，扔下了凝固汽油弹和一千磅的炸弹。美军的大炮以极高的精度轰击了锥堡。

E连队和G连队于14点15分在浓密的烟雾弹的掩护下，并肩发起了进攻。他们不知道空中轰炸和地面火炮对德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影响，也不知道敌人藏身于锥堡15英尺厚的护墙底下和森林保护下的碉堡之中。

想象着没人能看见自己，美国士兵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着。当士兵们目光四射扫过森林时，他们的手指扣着扳机，等待着将暴露敌人位置的枪口闪光。但德国人并没有开枪。那时还没有。E连队和G连队悄悄接近了锥堡。随着过去的每一刻，他们愈加确信烟幕已经完全掩盖了他们。他们离锥堡越来越近了，还是没有德国枪声。突然，一道厚厚纠结的铁丝网隐约地出现在美国人面前，这是锥堡防御外围的标志。没有路可以通过锋利的铁丝网。向前迈进的队伍停了下来。

德国人开火了。

这个秋日的下午充斥着一个人耳熟能详的可怕的声音。他们的俚语称德国人MG-42机枪的高速发射声为“希特勒的拉链”，而德国人则把这杀人的声音简称为“锯骨”。MG-42从各个方向射来，每分钟射出的1200发子弹，能够穿越树林，从超过半英里外的地方把人打死。

但机枪开火还只是一个开始。不久，迫击炮、步枪，甚至重炮从各个方向打向美国人。就这样，美国人的进攻结束了。美国士兵们紧趴在地面上4个小时，而德国的枪手们精确地定位美军的位置，缓慢地，刻意地瞄准射击。只是在夜色降临以后，E连队和G连队的士兵们才爬着回到了美国一侧的安全地带。

9月27日对E连队的人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日子。当战斗结束时，18名士兵被打死或打伤。

今天会更糟糕。



一等兵霍姆伦德无法再向前推进了。B连队的其他人也不能向前推进了。围着锥堡四周的高耸的铁丝网切断了他们的前进通道。30英尺高、30英尺厚的铁丝网无法穿越，纠结着等待捕获任何运气不好的人，钩住他的制服或他的身体。用手钳在铁丝网上割出口来将需要数天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霍姆伦德的连长哈里·安德森上尉下令将铁丝网炸出一个口来。

在他身后，霍姆伦德听到大陆R-975风冷发动机的低沉的轰鸣声，紧接着听到了钢铁履带的碾压声，这宣告了M-4谢尔曼坦克的到来。德国机枪手们继续向着B连队射击，谢尔曼坦克则穿过树林，瞄准了目标。它的75毫米火炮冒出烟来，向铁丝网射出了一发M-48高爆炸弹。一发接着一发，发发直接命中。瞬间，铁丝网就被撕出了一个刚好能让B连队冲刺通过的口子。

安德森上尉将战士分成三组。霍姆伦德的小队继续朝向锥堡直线冲锋，而其他两个小队则转向右翼。地上布满了弹坑，就好像一个人造的月球表面。随处生长的一些树木和灌木丛，为美国士兵躲避德国守军提供了一星半点伪装。

霍姆伦德处于美军攻击的第一波中。他跳入一个弹坑，平躺在弹坑的底部，然后从弹坑的边上伸出他的头来，举起他的步枪向敌人射击。然后他冲到了一排小榆树后面，再次找到掩护，并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地面冰凉而潮湿，湿气透过了他的军服。他一边射击，一边向前爬行，一直盯着锥堡的平屋顶向前爬行。尽管十月的气温凉爽，霍姆伦德现在已被汗水湿透。他的脸和手上沾满了泥巴。他又跃入另一个弹坑，并紧紧地贴在地上，他和地面是如此的贴

近，他的眼睛与落叶上长出的木耳和鲜绿色霉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子弹飕飕地掠过他的头顶。他重新装上子弹并倾听着，等待开火的机会。

战场上的声音是熟悉的：机枪的喋喋不休，受了致命伤的惨叫声，手榴弹轰隆一声的震荡，以短促、简短语句高喊的命令，空气中充斥着“救护兵”的呼喊声。

霍姆伦德举枪打了一个点射，然后向前冲去。他从倒下的战友们身边跑了过去。他认识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在阿拉巴马州接受基本训练时曾一起做过俯卧撑。他们曾一起乘运兵船航行至欧洲。他们曾在D日发起前几个小时坐在一个英国牧场里，听着巴顿将军发表他们从未听到过的最出色的演说。D日之后，霍姆伦德和B连队在战斗中穿过了法国，为他们攻占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村庄而庆幸。按照巴顿的命令，他们残酷无情地消灭着德国军队，以避免自己先被打死。

现在，很多霍姆伦德的哥们或者被打死了，或者正濒临死亡。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吹嘘，他们关于家乡那个特殊的女孩的故事，以及一旦战争结束后他们打算干什么的所有话语都结束了。

霍姆伦德甚至没有看他们第二眼。

他不停地前进。停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目标。霍姆伦德的战斗小队从12个人不断减少到只剩下6个人了。队长被打中了，霍姆伦德二话没说就接替了指挥。慢慢地，以英尺而不是以码来丈量推进的速度，B连队越来越接近德国人的堡垒了。

战斗打响两个小时后，来自威斯康星州德拉市的一等兵罗伯特·W. 霍姆伦德发现自己站在锥堡的顶上了。

★ ★ ★

就在四个月前，霍姆伦德听乔治·S. 巴顿说道：“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尽管害怕但仍然战斗的人。有的战士在枪弹下待上一分钟就克服了他们的恐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需要数天。但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决不会让他对死亡的恐惧来压倒他的荣誉感，他对他的国家的责任心和他内心的男子气概。”

霍姆伦德看到巴顿将军挺直了他6.2英尺高的身子。他的肩膀宽阔，脸色红